

文化资讯

《胶东文学》公开课明日首讲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春康 通讯员 王梅如)明日(4月22日)上午9:00,《胶东文学》2025首堂公开课将在《胶东文学》编辑部报告厅开讲,烟台晚报视频号、烟台晚报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公开课题目为《标题之美,开头之美以及其他——兼议如何从“副刊体文章”里突破》,蒋建伟将以数十年的文学编辑与创作经验带你一起领略文学之美。

蒋建伟系《海外文摘》《散文选刊》旬刊》杂志社执行主编,知名作家、词曲家,出版散文集《年关》《水墨色的麦浪》,

词曲作品曾获湖南省文化厅2015年“群星奖”歌曲创作类金奖,湖南、江苏、河南等省“五个一工程奖”,多部作品入选语文课外阅读教材、中高考试题和大学课本等。

《胶东文学》创刊于1982年,盛行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2002年,因市场原因停刊;2021年5月17日,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再次面向全国公开发行。复刊后的《胶东文学》,立足烟台,面向全国,出精品,推新人,致力于“让更多好作品从这里走出”;2024年发起成立“胶东文学读者联盟”,由文学氛围浓厚、文学

成绩亮眼、文学潜力充沛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驻烟院校、文学组织机构等构成。目前,读者联盟已在栖霞、海阳、蓬莱等建立了32个联盟点,2025年底将拓展至50个联盟点,基本覆盖全市。

《胶东文学》读者联盟,以服务“书香烟台”建设为宗旨,旨在架设读者、作者、编者沟通桥梁,将以“阅读、培训、发表”三大版块、“《胶东文学》阅评会、《胶东文学》改稿会、《胶东文学》公开课、《胶东文学》文学烟台”四大品牌为运行机制,体现盟员权益,助力全民阅读,推动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明日首讲的《胶东文学》公开课,即为“胶东文学读者联盟”精心打造的公益服务品牌之一。

附:《胶东文学》公开课直播预约



烟台晚报视频号 烟台晚报抖音号

随笔苑

三毫米

刘志坚

巷口的擦鞋摊摆在法桐树下,工具箱上的铜扣早已褪色,像一枚古老的勋章。

老师傅接过我的皮鞋,左手托住鞋跟,右手食指沿着缝线一寸一寸摩挲,恍如考古学家小心地抚触陶片上的千年裂痕。

“鞋跟磨斜了三毫米,你走路有脚跟跟拖地的习惯……”老师傅丢出一句话。我愕然之余,禁不住钦佩他居然有步态专家的法眼。他蘸了点貂油涂上去,用麂皮布打着旋儿抛光时,又补了一句:“从前师父教过我,擦鞋不只是伺候皮子,更是伺候人……”

看着油蜡一丝丝渗入皮革的纹理,我莫名联想起了许多与擦鞋匠神似的细节。

莫高窟的黄昏,常书鸿蹲在254号窟的北壁前,用狼毫笔尖蘸着矿粉,修补飞天断裂的飘带,一旁的助手抱怨颜料太难调。听罢,他指着斑驳的北魏底色说:“你看,一千四百年前的画工,在沙暴里点着油灯一笔一画勾勒描摹,据说颜料里掺的是骆驼泪,现在这点麻烦算什么?”

十九世纪的阿尔勒,梵高顶着烈日在麦田里作画时,有一段趣事。他给弟弟提奥写信:“我在麦田里画到颜料箱见底,就用裤腿擦笔,黄色裤管成了调色盘

……”如今那抹浑浊的铬黄仍在《播种者》里翻滚。

此刻,擦鞋匠的马毛刷正将鞋油上光成乌檀色,似乎能捧出一片星光,与梵高涂调的、可以吞没星光的铬黄色看似格格不入,却又异曲同工。

老师傅忽然把皮鞋举高端详,这个姿势,像极了当年米兰圣玛利亚感恩教堂里的场景:达·芬奇左手举着《最后的晚餐》草图,右手指着十二门徒的袍角喃喃自语:“犹太的阴影应该再深一点儿……”修士们窃窃私语:大师是在拖延怠工。这也难怪,一幅高460厘米、宽880厘米的壁画,快三年了还没有完工。殊不知,每道褶皱、每缕光影里,都是大师痴迷的探寻,正如眼前的擦鞋匠,执着于鞋跟处三毫米的磨痕一般。

《徐霞客游记》里记载:为了看清雁荡山瀑流,他裹着湿棉被爬进雾中,麻鞋被岩棱割成絮状。此外,还有多处关于鞋破窘态的记录:“足为木片所齧,流血不止”(游黄山)、“鞋已损,裂其底,补以皮”(游浙江)、“途中鞋破,购得草鞋二双”(游粤西)……凡此种种,也印证了其“踏碎三十四双麻鞋”的轶闻。如果换算成皮鞋,相当于多少个“三毫米”的磨损呢?

“好了。”擦鞋匠轻叩鞋跟,打断了我的神游。递来的皮鞋锃光瓦亮,能映出他稀疏的白发。我看着工具箱里的马毛刷,恍惚与敦煌画工的鼠须笔、梵高的猪鬃笔、达·芬奇的鹅毛笔一样躺在各自的岁月里。原来,这些看似平凡的工具都在证明,当某个瞬间,你把手掌贴向某件器物,如同耳朵贴近大地,一定可以听见热忱的奔涌。

夕阳漫过巷口,擦鞋匠工具箱上的铜扣泛起幽光。也许,明天又会有风尘仆仆的鞋子停在这里,等待三毫米抑或是其它的鉴定,等待一场郑重的相认。

诗歌港

崮山春来(组诗)

李海粟

崮山

崮山。为何要把一座山举过头顶
什么力量能比过大地之厚重
被压住的“归”如此艰难
像山民扛着柴垛,像小虫驮着草种
像一路风尘仆仆的春

从冬夜里起身,把双脚扎进泥里
脊背拱开天地间的缝隙
日出在薄雾里姗姗来迟,山门已开
落叶从心底铺向山谷
风冷静下来,没有飞沙闯入前路

迎春花掸开雪,列出鹅黄色的仪仗
松柏和古槐用年轮铺成天路
藤蔓辗转反侧。碑文把石壁划伤
生怯的嫩芽已经为春天起韵
轻和时,没有一朵山花在喧哗

石头房沉默不语
瓦砾却醒着,让屋脊长成新的山峰
枯枝在台阶的缝里重新扎根
那些人烟飘向了何处?
荒芜,陌路。都朝着自由的方向

静默是一种无声的召唤
在山谷的深处,从眺望变成仰望
抬头时,崮山也直立起来

崮山,进山如归。

问泉

崮山老了。最高的树成了拐杖
搀扶着远道而来的风
皱纹裂成的溪流里,血已被岁月褪色
但奔涌的魂未死,裹挟着山的体温
升腾起虚无缥缈的梦

在黑夜和夹缝里潜行,被欲望拉扯着
向期盼已久的光明俯冲
石头圆滑世故,把叮咚撞成了呜咽
却把自己躲进透明的痴里
用自己,托出一个透明的世界

骤然的松弛,让身体舒展成幕帘
困住的魂在静止的时间里松动
落地后的一声呐喊,山间便喷珠溅玉
谁会把生命撕裂得如此之痛?
小池里,涟漪拥挤不堪

撩起一杯冷火,烧掉生活的面具

一些旧事从冻僵的脸上脱落
卑微的根,彷徨着钻出泥土
山野复活了
当你不甘于地心的掩埋,把大山撞开
穿石,已是人生的常态

柔软便不惧棱角
灵动就不会成为死水
从石缝的痛感里挣脱后闯入丛林
却在山下,活成汪洋

痛饮一番吧!如行军前壮行

极顶

石头有了天空的心,于是长成了山
自甘堕落的太阳投出羞赧
积雪动了归心,踮着脚,淹没我的膝盖
眼神从城市的囚牢里释放出来
回望时,看见卑躬的自己

起点没有选择
铁门放大了向前的恐惧
凿刻的路在山上捆出死结
野猫不动声色
一只鸟盘旋着飞起又落下
青松被逼上悬崖
怪石还没有被驯服
悬空的身躯下一马平川

冬的气数未尽。用雾下了战书
万马过境时,山角的锋刃开始迷茫
腊梅的剑穗被斩落
倾泻下满地的悲壮
被劈开的云填补了枝头的空洞
风的战鼓里,遁逃的岔口已消失不见

陈旧的雪故步自封
埋伏在山的背后
拒绝春天侵占自己的领地
但阳光已经来过,脚印把山分割
迈过去吧,穿越这道时空之门
风铃掩盖不了花开的声音

凭栏望海,看远山轻吟
苍山雾隐,雪域荒原
古木欲摧,万物正休时
余日竞辉,涌泉作玉
小虫低语,春光逐路中

极顶自有达观,来路尽是春秋

注:崮山,位于烟台市牟平区玉林店镇磨王格庄村北

